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狐 第三十三回 虧節帳籌借赴寧波 得贖儀優游回故土

前集說到胡寶玉深夜被竊，約有千金之譜。雖首飾貴重等物幸未失去，然現銀已將空匱，所存無多，究屬外強中乾，不足供其揮霍了。因寶玉平日奢華過度，放蕩異常，每月的開銷費用，如看戲、坐馬車、吃大菜、置辦時式綢緞衣裙、添購新樣金珠首飾，以及房租、用人等一切正項，約需五六百元左右，而且縱淫貪欲，暗中倒貼情人，近年以來，耗費難以數計。即就書中所載明的，除結識之客人外，若楊月樓、□三旦、黃月山等一班戲子，已不下一二千金。況他所姘的不止此數，那一個不要他的錢？多則數百元，少則數□元，無怪他漸漸的手內空虛了。縱曩年在廣東的時節，所得纏頭足有萬餘金，滿載而歸，且回申之後，生涯頗盛，不論新交舊識，每月報效銀兩，也有數百金，可算得極紅的金字牌子了。無如寶玉不善經營，徒自浪費，以自己有限之金銀，供伶人無窮之欲壑，設非平時生意茂盛，只怕萬金早已罄盡，敷衍不到今日了。但眼下又遭失竊，為數究亦不少，所剩幾百金，怎夠中秋節還帳之用？故寶玉心中，此刻也未免為難。然嘴裡並不說出，臉上也不憂愁，仍是從容不迫，說失去些銀子，沒有偷我的貴重首飾，還算不幸中之大幸呢！這幾句話，雖是裝自己的場面，亦足見鎮定工夫為他人所不及。當時查明了失竊之數，與那賊來去形蹤，即命管帳的開了一張失單，投報捕房查緝。少停包探帶同巡捕等眾前來踏勘，在前門後門、樓上樓下，各處看了一看蹤跡，又問了幾句說話，無非是照例的公事，若要想一時人贓並獲，則猶如水中撈月，海底尋針了。即使上緊嚴緝，後日捕住賊人，而贓物早已散去，憑你從重懲辦，枷打監禁，亦屬徒然，怎能夠完璧歸趙，全數領回這注銀子呢？寶玉深於閱歷，豈有不知？雖向捕房報緝，不過防防後來罷了。故俟包探巡捕等去後，又吩咐樓下眾相幫，夜間務宜格外謹慎，以防此賊再來。這就叫做「賊出關門，屁出按臀」，人情大抵如此，無須細敘。

單說寶玉自遭此番失竊，淫欲之念淡了許多，究因銀錢短少，不敢過於放浪，再與巧玲爭衡，否則爭氣不爭財，將銀子盡數結交月山，諒月山看銀子面上，斷無不來應酬之理。但如今手中缺乏，只得忍氣相讓，況這等薄情人，犯不著結交他，以後決不長久的，還是及早斷絕為妙。如此一想，更不把月山放在心上。惟念及中秋將屆，所欠節帳頗巨。除客款收下外，尚虧一千餘元，難以彌補，若將金珠首飾等物變去一二充數，又未免露了窘狀，被人笑話，況都是我心愛的東西，何忍變價割愛，出此下下之策呢？寶玉因是躊躇了幾天，終沒有上好的計較。看看節關在邇，現下已是七月下旬，也有些暗暗著急了。

那一日，阿金見寶玉緊蹙雙蛾，不時低頭犯想，早明白他的心事，但不能救他之急，未便動問，故只把別話寬解道：「大先生去愁哩，愁煞亦無買用格。格格瘟賊，作興就捉牢仔末，倪撥俚偷去格洋鈔就好領轉來哉。」寶玉搖頭道：「落裡能夠嘎？格把如意算盤，打勿成功格哉，說格格賊捉俚勿牢；就算捉牢末，偷去格洋鈔哪啻會原封勿動，一點才散脫嘎？就算實頭散脫，賊搭賊一淘拿著，想巡押房裡格包打聽、會審公堂裡格差人，阿才是吃素格佬！一經仔俚篤格手，即使倪領點轉來，非但勿勿圖，只怕七打八，剩得無不幾化哉！格落奴一點勿想，譬如銀子篤勒黃浦河裡，由俚乞希罷！奴所愁格末，皆為節浪到快，只怕開銷勿夠落呀。」阿金道：「格是怪勿得要愁格，不過大先生勿比別人，就難為情問別人去借，拿點物事出來末，亦過得起□幾個節，並勿是拆爛污說法，下節省點就好做轉來格。」寶玉道：「節浪拿物事出去，一來末難為情，二來末勿舍（讀哂）得，所以奴勒裡另想念頭。橫勢還有念幾日天，劃策起來，作興來得及也未可知格。」

寶玉正當說著，忽聞鈴聲響動，來了四位寧幫客人，大都是錢莊上的大伙、二伙。寶玉照例接待，聽他們四人敘話，無非講那銀價之漲落，市面之盛衰，寶玉卻並不關心。既而又聽一客說道：「現在銀根緊急，周轉不靈，倒虧得本鄉一位富翁，匯來三□多萬銀子，市面方才平靜的。」又一客道：「果然果然。這位富翁，你在家鄉可曾會過面嗎？」一客答道：「面雖沒有會過，他的家世卻聽人備細講過的，祖上開設鹹魚行，發了大財，又開設絲行繭行，足有二百萬家私，傳到現在這位富翁，行雖閉歇，還有百萬之數。不過他膽子極小，不敢出門，連上海都未來過，只坐在家裡享福。單有一樁毛病，生性最貪色慾，不論丫鬟僕婦，以及孤孀妓女，只須年紀輕的，沒一個不要。然外間妓院之中，他又不敢涉足，怕別人向他尋事，故有時高興，只叫妓女到家裡來侑酒。你想他的膽子，可比芥子還細嗎？有的人說他鄙吝，其實他在婦人身上極肯結交，雖整百整千，都情願暗裡相贈呢！」

這一席話，在他人聽了，僅不過付之一笑；如今寶玉則不禁聞而生羨，觸動了念頭，便在旁插嘴問道：「唔篤講格格富翁，姓啥叫啥介？像格種膽小倒少有格！」客人道：「他姓錢名存誠，號叫慕顏，住在寧波城裡。你要細細打聽他，莫非要去尋他，自己送上大門嗎？」寶玉被他猜著心思，臉上不覺紅了一紅，答道：「瞎三話四，奴搭俚認也勿認得，哪啻好到俚屋裡去介？」客人道：「只怕你不肯去，如果到他家裡，他不知怎樣歡喜呢！」寶玉又想回答，旁邊有一客說道：「你們只管講他則甚！我們要又麻雀了！」於是吩咐寶玉取牌。阿金等過來搭好場子，四位客人便入局手談，直敘到八下多鐘，方始完畢。用過了便夜飯，各自去了，不提。

仍說寶玉日間聽得此話，以為世上既有這等樣人，我何防往寧籌借，以濟燃眉之急。雖與他素昧平生，造訪未免貿然，然只說過路慕名，登門投帖，諒他是個登徒子，一定欣然接待，說我看得起他。留宿贈金，係屬意中之事。確是絕妙的機會，不可錯過。便喚阿金過來商議，說明赴寧一節。阿金本欲阻擋，但捨此別無良策，與其坐以待困，不如借此散悶，或者有希冀可圖，也未可知。況曉得寶玉的脾氣，口中雖與人商酌，實則皆獨斷獨行，不論做什麼事，別人都攔不住的，故順了幾句，又說此番出門，阿珠也須帶去，因他到過寧波幾次，熟悉路徑，比我靈便得多呢。寶玉深以為然，遂決定了赴寧之念。

次日看過歷本，擇定後天起程，又告訴了阿珠一遍。少停秀林知曉，也來動問。寶玉並不實言，只說往蘇州元妙觀進香還願。因恐事不成就，徒留話柄之故。秀林又問：「乾娘何日回申？」寶玉說：「少則□天，多則半月，就要回來過節的。你在家小心看守，切勿再被賊上，至要至要。」囑畢，又吩咐阿金、阿珠預備行裝，將應帶的聚在一處，以免臨時遺忘。其餘當日別無書說。

到了明天，寶玉親自把衣服、首飾擇其應用的，收拾了一箱子。並不多帶物件，省得路上累贅。部置停當，復差相幫往招商局，預定了一間大房艙，寫船票，交與寶玉。寶玉等至明晚用過飯後，僱了兩部馬車，一部裝了行李，命一個相幫押了先走，自己又叮囑了秀林幾句話，鎖上房門，即帶著阿金、阿珠一同出門上車。馬夫拉動絲韁，一逕望黃浦灘而來，轉瞬之間，早抵招商局碼頭。見行李車停在那裡，行李已經發上船去。寶玉等就此下車，開銷了馬夫兩塊錢。阿金攙扶了寶玉，阿珠在後跟隨，三人同上輪舟。看那只船名曰「江天」，又長又大，又高又闊，設色鮮明，是本年新下水的，專走寧波一帶。雖須經過海面，究與外洋不同，所以國輪也可去得。寶玉今日趁著此船，曉得行程極快，一夜准到寧波，甚是得意。

三人上船之後，見相幫在艙外等候，就叫他引領上樓進艙。那間大房間，比從前往廣東去的更覺開闊些，況此番行李又少，雖堆在裡面，四人盡可睡得。但在船一無所事，惟有談談說說，借以消遣罷了，彷彿住在家中，且有茶房不時來送茶送水，伺候得極其週到，故不覺出門之苦。少停聽得輪機軋軋，汽笛嗚嗚，知船已離埠，駛向吳淞口外去了。迨至日落，寶玉等晚飯已畢，盡皆安睡。一覺醒來，已是夜半時候，好在波濤平靜，船不顛簸，且明月在天，寶玉欲往艙外觀看海中風景，阿金也甚高興，命阿珠在房中看守物件，又喚一個茶房引領，阿金攙了寶玉，來至艙外。舉目一望，果然海闊天空，別有一番景致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茫茫一色水天寬，海上遨遊蔚大觀。
風靜猶翻三尺浪，舟行已過萬重巒。
波濤湧日欄邊望，島嶼籠煙畫裡看。
帆力何如輪力速，瞬經千里亦非難。

斯時寶玉與阿金靠著船邊鐵欄杆眺望了好一回，真令人心曠神怡。但吹著一陣一陣的海風，覺得身上寒冷起來，即便攜手回進

房艙。阿金問寶玉道：「大先生，前頭到廣東去，過格海面，阿搭今朝看見格一樣介？」寶玉道：「奴前頭登勒船浪，撥勒船艙殺快，嘔得奴頭昏眼暗，還敢去看海格來？說勿高興，嚇也（讀匣）嚇得一團糟格哉！加二奴頭一棧（讀大）出門，聽見仔海裡浪頭聲音，奴心裡向別（讀白）突突突格跳，煞比別人愈加膽小點篤。」阿珠接嘴道：「唔篤到外（讀牙）頭去，阿比裡向風涼點介？」寶玉道：「看看末倒好白相，身浪實頭有點冷格。外頭搭裡向，要推扳兩三個月天氣篤，格落倪兩家頭看仔一歇，就要緊煞進來哉呀！」阿金道：「怪勿得海船浪做老大格，隨便六月裡大熱天，船開到仔海裡，身浪要著老羊皮格。難末我相信格哉。」

三人談談講講，不覺天色破曉，茶房送進洗臉水，次第洗畢，寶玉向那相幫吩咐道：「晏歇點，到仔碼頭浪，搭奴叫三頂轎子、兩副腳擔，倪押仔行李一淘進城。不過是蘇州人，寧波場化，阿曾到過？阿曉得大客棧勒浪洛裡格搭介？」相幫答道：「來是來過歇一棧格。街道末有點認得，客棧倒勿曉得篤。阿珠姐，是老出門，想必終曉得格！」阿珠道：「我曉得仔末，勿等到唔篤問，老早告訴唔篤哉！」相幫道：「也勿曉得，只好我到仔城裡一路去打聽格哉。」阿珠笑道：「格人啥能格笨佬！一點點頭才想勿出。近格勿去問，倒去打聽遠格，真真是格飯桶，停歇等茶房送開水進來，問俚一聲，唔不勿曉得格？倘然還勿曉得，倪上仔岸，就問轎夫搭腳夫，俚篤是本地人，自然會指引到倪大客棧裡去格。要倪預先著急啥！」相幫唯唯答應。寶玉道：「格閒話勿差，停歇茶房也問哉，索性問轎夫搭腳夫罷，皆為倪要住格客棧，好歹倒可以將就，不過板要揀近錢家（讀夾）裡格末好。格落單問茶房也無買用格。」阿珠等聽了，均各點頭稱是。此時商議已定，彼此無話。

小憩須臾，天光大亮，旭日東升。忽聽得人聲嘈雜，汽笛怒鳴，知船已進鎮海關。相幫進來說：「再停一歇歇，就要到哉。大先生修飾修飾，齊頭正好哉。」於是寶玉草草整理。阿金在旁伏侍，就拿刨花水再替他刷了一刷鬢腳，梳了一梳前劉海，彷彿重梳一般。寶玉對著粉鏡略照一照，終算修飾停當。即見茶房進來討取酒錢，便叫他打好了四個鋪蓋，方把酒錢與他。茶房稱謝自去。

這個時候，船已停泊碼頭，搭客上岸，碌亂異常。好在寶玉所帶行李有限，阿金等早已收拾在一處，先命相幫、阿珠軋到岸上，叫了兩個腳夫下來，搬取行李已畢，然後寶玉同著阿金離舟登陸。卻巧相幫、阿珠已將轎子僱定，問明了幾家的住處。幸得錢慕顏這個人是寧波最有名的富翁，所以轎夫、腳夫全都曉得。又問那邊近處可有客寓，均回說有三四處，只有一處最大，叫做寧安客棧。寶玉便吩咐逕往該棧，看過再行定奪。交代畢，就此上轎啟行。阿金、阿珠的兩乘在後；相幫押著行李先走，在寶玉轎子之前。

約摸行了裡許路，方才入城。走完了一條熱鬧大街，轉了一個彎，便見那寧安客棧的招牌。門面上不甚裝飾，遠不及上海的奢華。轎夫將轎子停下，寶玉與阿金、阿珠先走進去，自有茶房等招接，領入上房觀看，一並排計有平屋五間，非惟狹窄，而且不甚清潔，心中狠不滿意。但方才聽轎夫、腳夫等所說，以此間為最大最佳，諒別處更覺不堪，只得勉強將就，揀了一間住下，命茶房將行李搬進，開發了腳擔轎錢去訖。相幫將各人鋪蓋鋪設好了，自到外面去坐地，不必細表。

單說寶玉見阿金等部署停當，覺得腹中饑餓，將金錶取出，一看，已是□一下鐘了。棧中的茶房送過茶水，即把飯菜端了進來，擺在沿窗桌上。雖是四葷一素，沒一樣中吃的，因寧波小菜，非但燒手與蘇申不同，並且海鮮居多，寶玉怎能吃得慣呢？勉強吃了一碗飯。阿金、阿珠究屬粗貨，各飽餐了一頓。相幫自在外邊吃飯，裡面由茶房承值。

寶玉洗過了臉，阿金問道：「大先生，今朝阿要到格搭去勒介？」寶玉道：「辰光末還早，奴要重新梳（讀師）起頭來，一樣一樣格裝扮舒齊，只怕天要夜（讀雅）哉。橫勢奴吃力煞勒裡，養息養息勒明朝去罷。」阿金道：「蠻好蠻好。倒是間搭棧房，亦是小，亦是齷齪，比仔上海，真真天浪地浪，連腳丫裡格老親娘才勿及如，幸虧得倪頂多住一兩個禮拜就要轉去格，勿然說啥別樣，就是俚篤格種小菜，腥氣得嚙淘成，吃仔要敗胃格。大先生，哪哼吃得進噶？阿要夜裡到館子浪叫仔幾樣罷？」阿珠道：「間搭格館子，作孽哉，唔不一樣菜好吃格！」寶玉道：「倪吃慣仔上海格末，自然愈加見得勿好哉，故歇到仔間搭，亦叫無設法，且得試試看。」三人閒講了一回，當日毫無別事，不須煩絮。

待到來朝，寶玉一早起身，洗面梳頭，濃妝豔抹，打扮得光華射目，香氣襲人，身上換了一件湖色夾紗衫，腰繫茜紗紅裙；下邊露出寶藍緞金繡花鞋，頗有大家風韻。斯時轎子已命茶房喚到，停在門前伺候，寶玉便吩咐阿金帶了自己名片，遂即出門乘軒而往。阿金、阿珠在前擺轎，學著蘇州大人家的規矩，緩緩前行。由棧至彼，相離甚近，穿過了一條巷，已到錢慕顏家門首。

阿金將名片遞進，管門的一手接著，心中甚是詫異，看這張片子，刻著「胡寶玉」三個字，足有茶杯口大，片子把撐得滿滿，好像是一位翰林先生，怎麼沒有跟班，叫一個婦人來投帖呢？所以走至門口望了一望，見那乘轎子裡面，也坐著一位美貌婦人，定睛細視，並不認識，既非主人的親戚，又不像本處的妓女，諒必他認錯了人家，待我問他一聲，究屬是那裡的。便回身問阿金道：「唔要拜望啥（讀晒）人家（讀瓜）拉？」阿金道：「唔篤問搭阿是姓錢佬？」管門的道：「主人家（讀瓜）確是姓錢，嚙沒改姓過呢！」阿金道：「我好能搭說，啥格吃仔生人腦子實梗，對仔我生碰碰介！阿曉得倪是來拜望唔篤主人家格呀？」管門的道：「阿拉格脾氣是介東。唔是從啥（讀晒）地方來格搭？姓啥，叫啥，（讀晒）要見我（讀瓦）主人啥（讀晒）事情，唔說得清爽，我（讀瓦）好稟明我主人呢！」阿金道：「亦勿是瞎子，片子浪有好姓名勒浪！倪末從上海下來，毫燥去通報罷，只管問勿清爽，嚙哩嚙嘛哉。」

管門的聽了，方始走入裡邊，曉得主人在書房中吃煙，即便進內，將名片呈上，稟明來由。慕顏見是胡寶玉，雖未到上海會過，卻也耳聞其名，因從前有幾位朋友，由申回來，說及寶玉怎樣的標緻，怎樣的時髦，要算上海一隻鼎，為姊妹花中之冠，故知他是極紅的名妓，心中本甚羨慕，無如膽小異常，未敢駕舟前往，以致不能如願以償。今聞寶玉登門求見，不覺喜出望外，猶如天上掉下一顆明珠，立即從煙榻上跳起身來，吩咐管門的快請，自己卻在書房門外恭候，戴著一副又圓又大的玳瑁邊近視眼鏡，只向著外面睜睛。

不一回，見管門的引領著一位如花似玉的美人，大娘、娘姨左右攙扶，輕移蓮步，自外而入。慕顏不見猶可，一見之後，早把魂靈兒勾去。真是目所未睹，名不虛傳。急急上前招接道：「唔是寶玉先生，啥（讀晒）陣風吹唔來格搭？裡頭請，裡頭請坐。」說著，讓寶玉到書房中來。寶玉知是主人錢慕顏，就叫了一聲「錢老」，阿金、阿珠也各叫應，相隨慕顏進了書房。請寶玉在炕上坐了，當作客人看待。

小使送過香茗，慕顏先問道：「寶玉先生從上海下來，可有啥（讀晒）格事情拉？」寶玉答道：「嚙啥（蘇白讀要）大正經呀，皆為奴勒上海，聽見錢老格名聲，嚙不一個人勿贊格，哪哼格寬洪大量，哪哼格待人和氣，格落奴一逕牽記老人（讀娘）家，要想到間搭來，倒是路隔得遠，勿能如奴格意。而且間搭場化，出生出世到過歇，一點點才勿認得格，勿然是老早來拜望哉。」說到這裡用手向阿珠一指，又說道：「後來奴用仔俚，俚說問搭蠻熟格，難末奴揀仔一個空當，膽膽大大，專誠趁輪船來格呀。」

慕顏聽了這一篇話，信以為真，□分得意。又問道：「唔用格大姐，叫啥（讀晒）名字咭？」寶玉未及回答，阿珠即上前答道：「我叫阿珠呀，俚末叫阿金，登勒先生搭長遠哉，我是剛（讀姜）進去來，前頭就勒問搭幫人家，格落曉得老爺府浪格。」阿金也接嘴道：「倪來仔半日，見仔老爺，還見太太勒，老爺領倪進去！」寶玉道：「劃一劃一。奴哪哼會忘記脫格噶？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卻被慕顏止住道：「慢東慢東。其回娘家（讀瓜）去哉拉。」寶玉道：「騙奴介！」慕顏道：「孫子騙唔，婊子生騙唔，我騙唔作啥（讀晒）拉！唔請坐，我還有話問唔呢！」寶玉道：「是格是格，勿是騙奴。恨哉！」慕顏道：「我性子是介相貌，勿是啥（讀晒）格恨拉，我（讀瓦）問唔，唔現在寓啥（讀晒）地方？要耽擱介幾天回上海咭？」寶玉道：「奴故歇就住勒間搭近段，叫啥格寧安客棧。就將登登罷哉，橫勢頂多一禮拜，倪就要轉去格落呀。」慕顏道：「介格棧房，唔住勿慣咯（音各），我勸唔搬到我家（讀瓦瓜）裡來，多住介幾天，啥（讀晒）要緊回上海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阿好實梗介！倒是奴上海事體多，加二節浪到快哉，預先要端整點洋錢末好開銷，落裡能夠挨邊擦沿轉去？」慕顏道：「唔節浪開銷要多少拉？」寶玉道：「統統才勒海，終要二三千篤。」慕顏道：「二三千還勿多，勿要緊，勿要緊，唔肯住過初□，我送唔三千銀子，唔有啥（讀晒）勿放心拉？」

寶玉一聽，正中下懷，暗想慕顏這個人，與我初次會面，就肯送我三千銀子，雖是為著女色面上，也可算得慷慨之人，我今番果然來得著也。住過初□，便可優游回轉申江，從容度節了。故向著慕顏滿口應承，稱謝不置。正是：

不費美人三寸舌，穩收狎客數千金。

要知慕顏是否贈送贖儀，以及寶玉回申情形，請看下回接上。